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市井故事

## 偷儿醉

◆ 孙道荣

房门“喀嚓”一声,终于被撬开了。这家有五个房间,唯这个房间的门是锁着的。自家的房间还用大锁锁住,黄四怎么也想不通。为撬开这道门,他算是把他所有的能耐都使出来了。

推开门,黄四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这简直是个仓库啊。不,黄四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,真是没见过世面,这是仓库吗,这是宝库!

墙的三面,都是柜子,里面堆满了各种宝贝,太多的东西,是黄四这辈子从未见过的。但有一个柜子里的东西,黄四还是识货的,黄四随便撕开一个箱子,乐了,这不是茅台吗?谁家里堆着整箱整箱的茅台啊,别是搞批发的吧。黄四觉得脑子有点不够用了。还有好多箱子里的酒,都是蚯蚓一样的文字。

黄四抽出一瓶茅台,拧开瓶盖,一股浓浓的酒香,扑鼻而来。黄四咽了口唾沫,张开大嘴,“咕咚”一声,先灌了一大口。差一点呛住了。真香啊,这才叫酒,真正的好酒。黄四抹了一把嘴唇,鼻子里哼了一声,和这个酒比起来,你那个还算是酒吗?黄四骂的这个人胡大来,上次请了天桥下的一帮人吃饭,没喊黄四,没喊也就罢了,胡大来还故意到处炫耀喊的是什么好酒。二十几块钱一瓶,你这也算是好酒。黄四“咕咚”一声,又一仰脖子灌了一大口。啧啧,这才叫好酒,你们这辈子怕也喝不上一口。

黄四仰着脖子准备灌第三口的时候,忽然想,这样把茅台灌下去,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了?黄四去客厅,找了个漂亮的高脚玻璃杯来,本来还想到厨房,找点下酒菜的,可打开这家的冰箱,真是奇怪的很,里面竟什么菜也没,看样子,这家人很少

在家里烧饭。好在巧克力、点心什么的找出了很多。黄四嚼一口巧克力,喝一杯酒,还别说,别有滋味。

黄四喝了一杯,又喝了一杯,黄四的脸,红了,眼睛也慢慢红了。

黄四忽然又想起了什么,掏出手机,左手握着手机,伸得远远的,右手端着高脚酒杯,自拍了一张。看看,不满意,这样拍,谁知道你喝的是什么东西啊。把自拍的图片,删了。将箱子里的茅台,一瓶瓶搬出来,摆在餐桌上,作为背景,又自拍了一张。脸大了点,有点走型,但后面的一排茅台酒,却很清晰,茅台那两个字,闪着金光。黄四满意地笑了,打开微信,“嗖”地一声,发了出去。让你们瞅瞅,哥喝的是这是什么?茅台!

是哪一杯酒,把黄四放倒的,黄四完全记不得了。等黄四惊醒的时候,几个人正用绳子,将黄四五花大绑起来。

一个人说,张局长,这个蠢贼醒了。另一个人努努嘴,别乱喊。

黄四的酒,惊醒了一大半,明白是这家人回来了,自己喝多了,被活捉了。如果不是被捆住了,黄四恨不得再狠狠地抽自己两耳光,光顾着贪杯,这下好了,被人赃俱获,才自由了大半年,又得回号子里去了。

一个人搜了搜黄四的口袋,从上衣口袋里,搜出8根金条,从裤子口袋里,搜出3块进口手表,四五叠美元,还有几枚钻石。愤怒地踢了黄四一脚,你胆子真够大的,连张局……张老板家你也敢偷!

黄四懊悔啊,如果不是多灌了几口,自己早带着这些贵重的物品溜之大吉了。现在,成了阶下囚,只能听之任之了。

一个人说,要不我给王所长打个电话,让他先派几个警察过来,把贼押走?

另一个人说,慢。又踹了一脚黄四,你有没有团伙?

黄四摇摇头,就我一个人。

另一个人又问,有没有谁知道你上这儿来盗窃?黄四又摇了摇头。

一个人说,好吧,把这几根金条、美元和钻石先拿走。说着,从皮包里抽出十几张百元人民币,塞进黄四的口袋里,这个是赃物。现在可以给王所长打电话了。

电话那头说,警察马上就到。

忽然,一个人发现了黄四的手机,打开,看到了那张发到微信上的照片。几个人面面相觑。

隐约听到警笛声,越来越近。几个人赶紧走到一边,商量了一下。

一个人连忙将黄四松绑,踹了黄四屁股一脚,还不快滚!

黄四爬了起来,他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这就放自己了,真的把自己给放了?为什么?

黄四跌跌撞撞地跑上楼梯口的时候,警车恰好到楼下。警察冲上楼去了,黄四赶紧一溜烟跑开。边跑,边摸摸口袋,那个人塞到他口袋里的十几张钞票,还在。黄四嘿嘿笑了。

古  
人  
市  
井  
笑  
话

## 阿慢

选自明《籍川笑林》  
韩伍 改编并画



老李为人老实认真,但性子比别人要慢得多,为此,朋友们都管他叫阿慢。冬天,他与几位朋友围炉饮酒,大家都有点醉意,阿慢注意保养,以茶代酒,头脑依然清醒,这时,朋友阿王的衣服下摆被炭火烧着,冒着一点点烟,阿慢想了想:“要不要提醒他?什么时候告诉他比较合适?”稍微停顿了片刻,阿慢一拍大腿:“好!定下来了,及时告诉他,这个思路还是对的。”他慢慢地站起来,换个位置,坐到了阿王的身旁说道:“有一件事,不知当讲不当讲?”阿王立即说:“不必客气,仁兄有话但讲无妨。”阿慢接着说:“这件事,虽已发生,但尚不严重,还可以等待片刻的。”说罢又坐下来继续观察着,直到屋子里弥漫着些许轻烟了,阿慢才说:“现在,我可以正式宣布了,你的衣服着火了!”火势来得很快,一下子,老王的棉衣便烧得很旺了,喝酒的朋友们都清醒了许多,扑火的扑火,浇水的浇水。待火全被扑灭,老王哭丧着脸说:“棉袍已经烧掉一半,叫我如何回去交待?老兄你为何不早说?”阿慢慢慢地说:“我本应早说的,我是怕你性急而急坏了身子哦!”



警  
笛  
声  
声

## 阿彭兄的各类友聚

◆ 安 谅

路上遇见阿彭兄的太太,明人问阿彭近况可好?他知道阿彭前一段时间由公司主持工作的副总,改为副总了。少了主持两个字,位置权力却是大有差别的。他想他心里一定不爽。

没想到阿彭的太太竟双眉一扬,说他呀,忙得很,不过他是忙他的各种聚会。话语似有几分埋怨,也有几分得意。

当晚,阿彭打了明人手机。“我现在不是一把手了,晚上忙着举办各类朋友聚会,我告诉你呀,自上次我们同班同学,后来又我们几个同宿舍的同学聚过之后,我的聚会活动几乎没停过。”阿彭一口气说着,明人答应阿彭这两天喝茶聊聊,阿彭才意犹未尽地挂了电话。

几天后,阿彭兴高采烈地讲起了他的一个个朋友聚会。这段时间连着安排了好几场朋友聚会,都是不同类型但有特色的聚会,比如20多年前的老邻居聚会,邻居们先都星散各处,他竟然一个个地寻找,

一个弄堂的十多户人家,基本都找着了,找了个周末,凑了有三桌,好好聚了聚。还有小学同学、中学同学,研究生进修班同学,同进单位同事,他任科长时的科室同事,举办集体婚礼时的新人们……都是好多年不见了,聚得挺兴奋的。

他还压低声音,带点神秘地问明人:“还记得一个多月前,我问你有没有我们大学同学李萍的电话吗?告诉你吧,我找到她了。上个月我还请她参加了我的一个聚会。一桌八个人,就我一个男子汉,喝了18瓶红酒,我还去定制了个大蛋糕!”阿彭说得眉飞色舞的。“你不会是把你的暗恋对象们都叫来了吧?”明人逗他。“这倒不是,我是把我认识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性朋友叫一块儿了,我们过了个集体生日!”阿彭得意了。“我太太这天也参加了,她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。”“你还真不赖呀!‘主持’两字一去掉,你倒活得愈发精彩了。”明人笑说。“就是

嘛,何必为这憋屈着呢,人也得为自己活着呀!”阿彭振振有词。

阿彭的手机响了,他接起,才听一会儿,脸上就笑颜洋溢:“太好了,谢谢你,我一会儿就过来。”他向明人眨了眨,欢笑在眉眼之间。

挂了电话,他告诉明人:“我准备近日跟当年红房子医院与我同日出生的聚会。医院一位朋友给我找到了一份名单,共有十三位。有希望找着他们了!”“这不容易找到的呀?”明人说。“有办法的!”阿彭充满信心地说。

大约一周后,明人又接到了阿彭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阿彭甚为欣喜:“我已找到七位同日在红房子出生的朋友了,我们约好了聚会的日子,老朋友你要感兴趣,可以一同参加呀!”

明人拿着手机,却不知如何回答。



明  
人  
看  
世  
界

### 【 卖蜡烛 】

常有人在女生寝室楼下点蜡烛摆出心型,大吼:“我爱你!”今晚小马大冒险输了,被罚模拟该情景,只允许说三个字。他生性羞涩,点好蜡烛后半天不肯开口。楼上好几个窗口都有人探出头来,都是等着看热闹的人,有的还为他加油,结果熬了半天,他抬头就嚷:“卖——蜡——烛!”

### 【 购物车 】

清晨,她对他说:“老公,我昨晚把好多好吃的都搬到车里了,累死,你去处理下就完事啦!”看着熬了一整夜的妻子,他心疼地说:“老婆你真好,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,轻松的事留给我。”说完泪水已经决堤,他默默在右上角的购物车栏点下了“全部付款”。

### 【 快醉吧 】

大二那年在上海一家平面设计公司实习,老板特抠门。到单位一星期后,赶上一个项目完成,老板说请大伙儿吃饭喝酒。没喝几杯,大伙儿全都喝醉了趴在桌上,仅剩我和老板四目相对。

我觉得有些尴尬。突然,我身边一同事戳了戳我的腰,轻声提醒我:“快醉吧,不然该你结账了……”



都  
市  
幽  
默

这天下午,一个小伙子在吕巷镇一个十字路口边,将电瓶车停在上街沿,默默看着干巷派出所民警整治交通执法。时间一长,他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。当值的孙警官仔细一看,这不是之前因驾驶非机动车却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,被罚的那个90后小青年嘛。他这样坐在路口,是要做“志愿者”?看热闹?还是想找茬?

不一会儿,答案浮出水面。由于民警和辅警均在路口忙于执法,教育,一时未留神,放溜走了一辆违法行驶车辆,小伙子一下子来劲了,“你们这些警察怎么交通执法的,你看看,随意性还是很大嘛,那个人你们没有看见?怎么不拦下处罚?你们认识的吧?故意放走的吧?”忙于执勤的孙警官还没有搞清楚他在说什么,他又继续说,“我难得回来

过几天,两天罚了我两次;别人违反交规你们睁眼瞎,这叫什么执法?”听出来了,小伙子被罚两次不服气,是来找茬的。

“你这小年轻,怎么会罚了一次还有第二次?”

“我第一次逆向行驶了,第二次说我骑的是非机动车,但没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。”

“那你确实违法了。”

“我就是搞不懂,你们这样罚有意思吗?怎么也没个教育的过程,还说都这样的,我现在就是来看看你们怎么执法!”

“你这么年轻,难道不上网不看电视?现在上海开展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,对交

## 执法

◆ 王 勇

通违法行为一律予以处罚。你看,已经处罚你了,你还犯第二次;若不处罚,你更不会把交通法规当一回事了。”

“罚我也认了,但我觉得你们执法不公,不是每个人都拦下来,我亲眼看到你们放走了交通违法的人,我不服!”

“故意放走是不可能的,也许忙得没看见,你也看到了,违法的人比较多。”

孙警官没空和小青年多解释,继续不停地开着罚单。其间,有七八十岁的老伯骑三轮车逆行,但在民警细心贴心的解释下,从抵触反感到愿接受50元罚款;有来沪打工者,骑自行车闯入机动车道被罚20元,情

愿不要自行车也不愿接受处罚,最终还是服了气;有小姑娘欣然接受处罚的。孙警官在一次次的解释和教育中都说,希望每个被处罚者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处罚,希望他被罚一次就能知道全部的交通规则。

时间过得飞快,又有一名老伯骑三轮车逆行被孙警官“揪出”,但老伯死活不肯报名,和民警纠缠不清了好一阵。小伙子实在忍不住了,说:“民警同志,我走了,你们这样真辛苦。我错了,是我法律意识淡薄,我回去多多学习。交通整治是为大家好。违反的人实在太多了,我不好意思再看了下去!”

“好的,那你不要再逆向,不要再在机动车道上骑车了啊!”估计小伙子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句“寄语”了。



街  
头  
巷  
尾